

活生的新象氣的新



行印處書院東

857.8
88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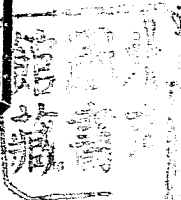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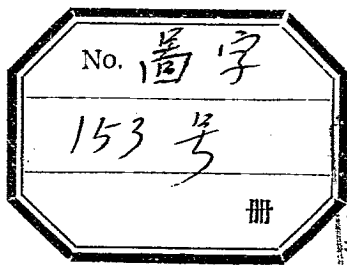


3 1760 9861 8

劉
思
讓
編

新的氣象新的生活

東北書店印行



前言

新的氣象，新的生活，這是土改後新農村一幅燦爛的圖畫，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這裏蒐集的僅僅是幾個片斷，對新農村的全貌說來不過是鳳毛麟角，滄海一粟，但是從這幾個片斷裏，也可以窺見新農村的一斑。並希望自此之後，能引起我們的作家及農村工作的同志們的注意，很快的有較全面的、反映新農村的作品出來。

編者

一九四八年十月

目 錄

管草甸子要馬·····	任 傑·····	(一)
軍屬楊玉山媳婦·····	趙興仁·····	(二)
割穀子·····	吳宣揚·····	(六)
新的氣象新的生活·····	顧 雷·····	(九)
選 舉·····	張 悅·····	(一一)
無窮力量的泉源·····	吳 言·····	(一三)
挖水壕·····	劉 平·····	(一六)
歸鄉散記·····	家 齊·····	(一八)

管草甸子要馬

任 榛

領了地照，楊青山的心裏就像開了花；批准了入黨，就像又有了媽。

真的，怎能不樂呢！早先，一個棉襖穿十四冬，家裏打爺爺那輩就沒聽說有過地，自己知道的，有七輩子儘給人家抗大活了。

這回領了地照，心裏想：『馬有籠頭，地有照哇！』心裏真開了一朵大紅花，不知怎樣樂了。他又打開了捲着的地照：毛主席在上面還是笑呵呵的對着他樂，他也對着毛主席，不知怎的就是閉不上嘴。大會上喊的口號：『別給毛主席丟臉！』『管草甸子要車要馬！』還很響亮的響在耳朵裏，他在心裏頭可發下了狠：一定不能給毛主席丟臉，侍弄好地，管大甸子要馬！

把秋壟放完了，楊青山和楊大嫂都下甸子了，一定多打柴火，再買一匹馬。楊青山本來能幹，給地主抗過十好幾年大活，割地三四十人沒有能攆上他的，這回領了地照，又當了共產黨員，他的虎一樣的勁又來了，扇刀楂打的『溜齊』，趟子打的頂寬。

晌午，楊大嫂回家取飯去，他一個人幹的更歡，天道像下火一樣的熱，順他身上淌着像油一樣的汗，他不覺着熱，也不覺着累，只看着眼前的草，隨着刀刷刷的倒下，他

知道這大甸子上有馬、有車、有金子……

楊青山頭晌捆，下晌打，楊大嫂整天的『刷』草，見天早晨楊青山捆個四五百，捆完了還能打個四五百，日頭落後就把當天捆的都碼起來，怕是下雨灌了包。

這北大荒的草甸子多，草長的又高又密，打起柴火來，真叫人越打越愛打。半個月的工夫，楊青山的柴火碼子，像開春地裏送的糞堆，一天比一天的多了，不算早先打的換米的羊草，光這回的柴火就有六千多了。

楊青山和楊大嫂一核計，把這些柴火批出去，再賣六、七個豬崽子，買個馬也就不大離了。再說快要割地了，割地以前還得起麻、堆糞、起土豆。

楊青山把柴火批出去了，六千多柴火整批五十萬，六七十個小豬崽又賣了二十多萬。

紅鬃馬買妥了，化八十五萬。因為錢不夠，把留着買袂襖的四五百雞蛋也賣了，楊青山寧可不穿。

買馬這一天，楊大嫂也去了。楊青山套上家裏去年分的紅騾馬，拉一小車柴火，回來又套上了新買的紅鬃馬，楊青山楊大嫂坐在車上，樂顛顛的閉不上嘴。

傍晚，楊青山的當院圍了一幫人，都來看他新買的紅鬃馬，東院張盛福的小子保太問：

『老楊大叔，你兩個紅馬了，這個是攔那兒整來的？』

楊大哥笑着說：『管草甸子要的！』

保太扯着他爹的手，說：『爹！咱也管草甸子要去！』

第二天，楊大哥就套着兩匹紅馬，往豬圈南邊一車一車的拉糞，他預備過年除了豆渣外，全都上糞。晌午的時候，模範李金林從跟前走對他說：

『你這兩匹馬真硬，就是小車怕是不抗使了。』

『我早跟你大嫂核計好了，到冬底再多打幾車柴火，緊緊褲腰帶也要把這個小勒勒車，換個鋼軸車呀！』他好像坐在鋼軸車上，趕着兩匹紅馬，手中的大鞭，往前一繞，『啪！』的一聲，甩出一個清脆的響來。

軍屬楊玉山媳婦

趙興仁

老公雞拍打着翅膀叫起來了。各家的烟窗都絲絲縷縷的冒着烟。楊大嫂昨夜開會睡的很晚，她在要起來的時候，腦袋昏昏沉沉的兩眼睜不開，但是她習慣的早晨又不能安心的睡下去，她坐起來看看窗戶已經現了白色，她自語着說：『天亮了，不睡啦。』她穿上了青大布棉袍子去看昨晚燒的糞。當她走到大門口的時候，看到糞堆像火車放氣似的冒出的白烟，她心裏說不出來的高興。就拿起一把叉子走上糞堆，把四周又培了培土，

悶在裏頭的烟，隨着糞叉子起落『咕嘟咕嘟』的冒出來。楊大嫂過去的事，也像烟似的從腦子裏一段一段的扯出來。她想起了有一年：她和她丈夫抬糞，人家地主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從糞堆跟前堵着鼻子過去說：『啊呀！好臭，可把我爛壞啦！……』真是窮還生根啦！現在翻身後的日子，和以前的窮日子，真是差天地去了。丈夫參軍在前方打老蔣，我在後方一樣能幹啊！我分的那幾畝地，種穀子真保險打它八石咧！我再加上養豬養雞，將來發財致富還有錯嗎！她想到高興的時候，不期然的微微笑了，一抬頭看，火紅的太陽已升起了，他想：共產黨就是太陽，太陽照在那塊，那塊就亮，那塊有共產黨，那塊被壓迫的人們就上天堂！

x

x

x

婦女們天藍色的大布衫，配合着大紅色的褲子，輝映着綠色隱隱的大地，在大隊刨楂子的婦女堆裏楊大嫂走在最前面，刨的飛快，後面的婦女們在追着，齊聲吆喝着：『趕哪！趕楊大嫂……』

楊大嫂在歇着時候向大家說：『咱們婦女可是徹底解放啦！別再像過去似的，說什麼：『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再有那個思想才真正錯誤呢。咱們不但不要依靠男子，幹啥還要比男子強才對咧！』姜大嫂說：『趕是你能行啦！』楊大嫂用手巾揩了臉上的汗說：『我提起幹活就樂啦！咱們沒翻身以前還不是苦巴苦拽的幹，沒有好日子過，現在，翻了身，我男人在前方打老蔣，我在後方加勁生產，我不用人家補助。不信，

你看，那一坵地槥子就是我自己創的。我想：我男人在前方打勝仗，我在後方加勁生產，早一天把蔣介石老鱉羔子打垮了，我們夫妻就早團圓一天。』又一個很頑皮的小閨女說：『怨不得你這樣幹呢！原來是想你當家的早些日子回來呀……』她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犁杖翻着黑土刷刷的響。扶犁的人不時用腳踢着大土塊。婦女們前前後後的歌聲，開吵吵混成了一片。

楊大嫂一聲也不響的，用腳踱着土豆栽子的間隔，一個個的排下去。穿綠綫綿褲子的王二嫂說：

『老楊，你怎栽的那樣仔細呀！』

楊大嫂笑着說：

『這個可不能胡弄呀！種啥都是一樣，你胡弄地一會，地胡弄你一年！就拿土豆子說吧；芽子栽倒了不能出，栽稀了白瞎地，栽密了不能結大土豆！』

在旁邊做活的男人也說：

『楊大嫂說的是實話，下種可不能亂種的咧！』

割穀子

吳宣揚

秋天，落過一場雨，已經很冷了。

八月節的第二天，鷄叫過三遍，趙喜文的媽，已盤腿坐在炕梢上吸着旱烟，一面用細麻繩穿着『家雀蛋』豆角，一面心思着：

『前年我大兒子還在大地主宋家抗活，給人家割穀子時，眼巴巴的瞅着黃金色的穀穗往人家場園裏拉，今年可不同了，是給自己割，往自己家拉，這都是共產黨的恩啊！』

趙喜文醒來，看了看多年受苦受累的老母親，如今這樣暢快，對自己的生活這樣舒心，就更加高興的從被窩裏爬起來，披上小棉襖，說了一聲：

『媽！昨晚開會說我弟弟參軍，咱是軍屬，今個就給咱們先割穀子。』

『我知道啦，昨晚開會回來你不是告訴我啦。』

『……………』

『東牆抹完啦？』

『昨下晌農會來幾個人，幫着抹完的。』

『快去搭苞米樓子吧，等飯好了喊你。』

『今個早晨我就能搭完。』趙喜文很有信心的，就拿着斧子走出去了。

高粱在朝陽裏晒紅米，大地充滿了穀香，趙喜文搭完苞米樓子，吃過了早飯，就和換工小組往崗西的穀地走去，邊走邊想着昨晚開『收秋會』合計的事。

會開的比『割地會』還熱鬧，開了半宿，要作到全村一個閒人也沒有，都說：『今年是咱自己的。割穀子時糧要放低，可以多得草，又乾淨，過年種地還得勁，也好割；高粱割倒要碼立碼子，雖說費點工，省了下雨生芽，不讓挨耗子啃牲口禍害；苞米先在犂上攪棒子，苞米葉子到家扒下來，還能編草鞋；黃豆都要貼地皮割，要是壟溝有荒草，老李大爺說：『得先把鋪子底下的草割淨再放鋪子，省着裝車時反杈糟踐豆子、費工。』隨割隨拉，又都說：『割、拉、打都先幫助軍屬做。』

到了穀地，王老頭一看穀穗有一尺長，站在裏邊穀穗碰脖子，就笑着說：

『一碗泥土一碗飯，十成工夫十成收。』

『可不是，三割三蹶的穀子長的倒比往年好。』李老頭接着說。

『軍屬的莊稼長的還能弄啦。』劉福海讚揚了一句。

『咱們割吧！』換工小組長看了看大家這個高興勁兒，自己也就笑了。

『好！』

『對！趙老大別看割三遍地叫你拉下，這一回看誰第一。』劉福海割了一把穀子，

就直起腰來對着趙喜文說。

『老劉大哥，別看蹣三遍沒有趕上你，這回和你比一比。』小張對劉福海說。

『劉福海啊！別看拿大草沒做在你前頭，這回和你也比賽比賽。』王老頭也搶着說。

『大家比賽吧！看秋後誰能當上模範。』換工小組長向大夥說。

『刷！刷！』的割穀聲響起來了。

李老頭心想——你要做第一，他要爭模範，就說：『我也不能叫你們拉下。』又看大夥這個樂勁，又心思莊稼長的真好。

小張隨着割穀聲，唱起歌來：

『遍地莊稼黃又黃呀哈嘿，男女老少一齊忙呀哈嘿，一穗兒莊稼一滴兒汗，誰種的地來呀誰收糧！』

大家夥聽着歌聲，也都隨着哼哼起來。

『往年裏忙來憂愁斷腸，辛辛苦苦爲地主忙；今年個忙來麼喜洋洋，糧食往各人家裏藏！』

一九四八、九、二十四。

新的氣象新的生活

顧雷

到鄉下去，我們見到的是一片豐收氣象。地裏已經成熟的高粱，在太陽下閃着紅光，穀子在風中搖擺着沉重的腦袋。豆秸上的豆角密密的排着，像火炸一樣。農民們正忙着收割，許多婦女在擗苞米、起土豆，到處聽到喧笑，馬的嘶叫和車的轆轤聲。

村子裏也變了樣子：許多樹上掛滿了苞米穗，家家戶戶的院子裏堆着土豆、苞米，房簷下掛着許多紅辣椒、各樣乾菜，牆根下放着窩瓜，房上晒着大蔥。新架起的苞米樓子已快裝滿了。

從地裏到村子裏，看不到有一個人閒着。雖然他們勞作時間每天均在十五、六個鐘點或者還要多，但却看不出他們疲勞的樣子；他們總是有說有笑，緊張興奮。是什麼力量使他忘記了疲勞？讓我們看一看一個村主席——丁春福的家吧。

丁春福院子裏同樣堆滿了各色產品，進屋後便嗅到新苞米粥的香味，炕前放着兩大麻袋新打的麥子，後牆上掛着選好的苞米種，老婆正在收拾撒在地下的苞米粒，另一邊牆上掛着毛主席、朱總司令、林彪將軍的像片。剛坐下他便笑着告訴我：『今年年成挺好！』這時他分得的一架掛鐘正敲着十二點。

據他說，農民們這樣高興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大家都知道快發照了，地權、房權、車權都定歸了，打消了歸大堆、均產的顧慮，大夥都把莊稼看作自己的；再一個，是今年的收成好。丁春福家五口人；一個老婆，三個孩子，今年種了三畝六畝地，可收二十石一斗糧食，加上二千五百斤土豆、二畝多園地的出產，今年大約可收糧食一萬一千斤，除去全年的支出，尚餘下糧食三千四百五十斤。若再加上冬季作些副業生產，賣一些燒不了的稻棵，仍可多增加一些。那麼，一年的收穫足夠一年半用的，而且比較富裕。

這個丁春福，在舊社會裏，他也與其他千百萬農民一樣，是從死的邊沿口掙扎過來的。他父親過去是個種地的，但種到最後把自己的幾畝地都賠進去了。到了春福這一輩子已經是上無片草，下無立錐之地。二三十年來，全家便在吃不飽穿不暖的苦境裏熬年月，糠、菜不知吃了多少。他自己總想：『自己有了地，就好了！』然而這願望在舊社會裏當然是毫無指望。共產黨來分了地，才滿足了他平生夙願。現在秋收又使他今後的生活變得富裕了。

丁春福代表着熱愛土地、勤勞生產的農民。從他本身的生活變化也說明了農村中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飢寒交迫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新的生活已經開始。這就是農民爲什麼這樣興奮，而且爲什麼忘記一切疲勞，緊張進行收割的道理。但這僅是土改勝利後第一年的豐收，將來的日子更不難想像。讓我們來慶祝他們新生活的開始吧！

選舉

張悅

中秋節那天，太和村舉行了村民選舉大會。

這天，天氣很暖和，沒有一點風。從早起鑼鼓聲便咚咚鑼鑼地響了起來，幾個小孩子在滿貼紅紙的選舉大台子四周，咧着嘴，樂顛顛的跑着。吃過早飯，東西兩個屯子的人，都集中到中屯來，選舉台四周的廣場上，擠滿了人。各屯新組織起來的秧歌隊，伴着鑼鼓聲，愉快地興奮地扭着跳着。太和村從來也沒有過這麼熱鬧的日子。家家戶戶都來人參加了，這是選舉自己的當家人啊，怎麼能不隆重熱鬧呢！

各屯各組昨天選出的候選人，排成三大列走進了會場，鼓和鑼更加熱烈、緊張地敲起來。

要開會了。全村九十三名候選人，坐在台子最前面，全場漸漸肅靜下來。

選委會主任報告了今天選舉會的意義，接着就由省工作組周同志講話：『……今天政權是自己的政權，要想把日子過好，就必須選出自己的好帶頭人，大印不能讓壞人抓了去，共產黨領導我們鬥爭，就是爲奪這顆大印。……』一句話，一句話打入聽衆的心坎。有的人一面聽一面連連點頭，表示同意。

接着就開始選舉。

候選人們團團坐成一大圈子，每人屁股後放一個碗。選委會人分給每個選舉人一樣數目的豆子，便開始選舉投豆了。

每個人在圈子裏慢慢走一圈，細細看每個候選人的臉，找自己認為能給大家辦事的對象，有的一邊投豆，一邊說：『這回種豆咱們不要忙，得好好想一想，看誰能替咱們辦事，咱才種誰的豆，要種錯了，把壞幹部選上去，那我們的工作啥也做不好啦。』

每人手中的豆都沒有了，選委會和省工作組的人，在圈子忙著收每個碗的豆。

王秀成坐在地上，笑呵呵的，眼巴巴的瞅自己的碗，快滿咧！比周圍的碗，豆都多，在他紅黑黑的臉上，越發放著紅光，在紅光裏，包含着一種輕快、興奮的感情。他又在回想以前那些事情：自己從小跟著爹給地主家支使，做零活、放豬，到十六歲時因自己長的身板大，便開始抗大活，爹也抗了一輩子大活，二兄弟也是成年的幹，一家大小都動手，一年到頭的忙，也沒賺下一間房子，一壠地，有時吃不飽；一家子穿的都破狼破虎的，一想到這些心就像刀鑽的難受。從打八路軍來後，分了房子，分了地，家裏的日子這才一天一天好起來。自己受過苦，受過折磨，所以這回翻身也就幹的特別起勁。去年平分土地後，經大家的公議，又加入了共產黨。這就更得一心一意給大夥辦事了。他正在想着這些事，身旁的李老疙疸撞他一下子，說：『老王：張同志要數你的豆了。』王秀成回頭一看張同志正在一個一個數着他碗裏的豆呢。『老王，八十二個豆粒，大概

數你的多。』張同志告訴了他。

在熱鬧的鑼鼓聲中，秧歌隊的孩子們，分頭把鮮紅的大紙花，帶在六十名村代表的胸前。王秀成的小兄弟鐵柱也給他插了一朵大紅花，瞅着他直笑。

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村政府委員們登上了台子。王秀成被選為村副主席，他興奮地說：

『老鄉們！今天把豆都種上了，我們一定使今天種的豆，好好長起來。也就是要把我們太和村的一切工作，都做得更好……』下面又是一陣掌聲。

太和村的人民代表和村政府，就這樣在八月節那天產生了。

無窮力量的泉源

吳 言

胡振東是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他從生下來就沒得過好，給地主放豬，當小支使，起早貪黑，燒炕扒灰抱柴火，烟燼火燎的，再加上飢一頓飽一頓，所以他從小身板就不大結實。眼睛也得下了毛病：眼圈總是紅刺刺的。在晚上幹點啥，就總覺着不得勁。

『八一五』以後，共產黨領導進行了土地改革，他翻了身，分了房子地。這個從生下來就受苦的老胡，在這翻天覆地的大鬭爭中，已把他變成了一個勇敢堅強的農民了。

他對我說：

『地主是打垮了！再不敢熊咱啦！他的祖宗蔣介石還沒玩完，咱這回拿起槍來，就叫他快點見閻老五。』於是他就報名參了軍，到縣上去受檢查。

醫生一個一個地檢查着報名參軍的人。胡振東早就脫光了膀子，靠牆坐着等着招呼他。可一下子招呼到了他，剛坐到醫生對面的板凳上，他就向醫生說，他的眼睛不礙事，入伍後行軍走路都妥當。醫生仔細的看了又看，問他：

『從小就這樣吧？晚上走道，恐怕不得勁，是不是？』

『從小倒是這樣！可是幹活一點不礙事。人家在戰場上掛花，還不下火綫呢！這算了個啥！』

醫生給他檢查完了，老胡把上身小褂穿上，沒看見醫生在登記表上寫字，總覺得下托底似的，站到我旁邊問我：

『同志，我到底怎樣？醫生怎不寫字？』以後經過我詳細告訴他，晚上醫生和檢查委員到一塊兒交換意見，才認够決定啥病不合條件。這他才出了屋。

第二天編隊了，按照登記表上寫着『健康』兩個大字的往下叫，可是一直沒叫着老胡。他從行列裏跑出來，問我：

『同志，點出來的都是驗上的吧？』我點了點頭。他沒吱聲，就往點名的一塊堆站。後來劉連長告訴他，沒點着名的別往裏站，他才出去靠房簷牆坐下。

點名被叫出來，後來又被挑出去的，有個四十九歲的老周頭，他瞞報十四歲，硬說他三十五；和一個十五歲的小嘎，圍着張參謀打嘍咕。

『同志！不是叫我啦嗎？你看我多結實呀！拿大槍怎的也還能拿他個三四年，怎就看不行呢？』

小嘎也圍着張參謀一勁轉：

『我個子小，一樣頂用。光說再二年再二年，哼！再二年，革命成功啦！』

後來我坐到小嘎旁邊嘮了一陣，才知道他在區上檢查時，就因為個子小，區長留他在區上當公務員，他說啥也不幹，非到前方來不可。他坐在房簷底下，小眼圈紅了，眼淚順着鼻窩淌下來。

x

x

x

檢查上的新兵行列，穿過大街，英勇軒昂地走着。老鄉們站在道的兩旁，笑瞇瞇的，扭着這解放戰爭無窮力量的泉源——漫長的新兵行列。老鄉們說：『蔣該死還有個不完蛋？看傢伙，老鼻子啦！』

六十里的行軍，沒有一個掉隊的，到了宿營地；胡振東和十五歲那個小嘎，堅決不肯回家去，也隨着隊伍一塊到梨樹河子來了。

挖水壕

劉 平

前紅旗村，是一個東西二里來長的屯子。黑綠色的榆樹，圍繞着屯子四周，屯當間是一條通到縣上的電道，兩旁住有二百多戶人家。

今天晌午，從縣上開來兩輛滿載着糧食的大汽車，停在屯子北頭了。還有一輛漆黑的小汽車，也停在道旁。孩子們一窩蜂似地擁到車前，有的站在那裏瞅着，有的扒着車窗向裏瞧。

『這是黑漆漆的，多亮堂啊！』一個大小子邊說邊走到車子的後尾，像對着鏡子似地照了照自己。

一個小姑娘喊道：『前邊還有兩輛大的呀！』一羣小孩子便跑了過去，老年人也跟着後面。

『裝的都是糧食，』老太太瞅了瞅車上的蔬菜。

『聽說隊伍今個就來給挖大壕。』

『可不，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吃燒都運來啦，人也快到啦。』

『這軍隊不光在前方打仗，大熱的天還來給咱們挖水壕。』老李頭的話音剛落，老

太太又緊接着說：

『要掘「滿洲國」，挖大壕還不要勞工哇。在這農忙的時候，光要勞工也把咱們要踢蹬了。』

『這麼噶的軍隊，可真是老百姓的軍隊。盡幫咱們忙。』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有些人嘮扯兩句便扛起鋤頭忙着下地去了。

這一帶連着三年莊稼都遭水澇。眼下雨季已到，老鄉們都担心着今年的莊稼。三四天前聽說省裏派下隊伍要在這裏挖水壕，若是水壕挖好了，能把雨水順下去，那莊稼地可就再不能受到水澇啦。所以，全屯子聽見這個信，都高興的了不得，成天盼隊伍早些到來。

婦女們忙着把準備給隊伍住的房子收拾好了，小學校練習秧歌準備歡迎他們。農民會上的負責招待的同志跑來跑去地打聽着消息。

『隊伍來啦，咱們接去！』一陣吵聲，人們都向小學校跑去。學校的院子裏，農會門口，電道上，到處都可看到穿着黃色軍衣，揹着行李，扛着鐵鍬的年青戰士。婦女們抬着水桶，送到戰士們的跟前，幹完活回來的農民，也絡繹不絕地趕來。

『有多少啊！』

『老啦，聽說有好幾個團。』

『這下子，這兩萬多晌地，可就不怕澇啦。』

他們擁到隊伍的跟前，和戰士們談着今年的莊稼，嚙着隊伍上的生活，打聽着親人的消息。

一會兒，隊伍分配住房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聲，響滿了紅旗村的各個角落。

歸鄉散記

家齊

藉着仲秋節的假日我又續請了一天事假，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湯原。我和它分別開已經將達一年了，這次回去恰值一個豐稔的秋收季節，我下了火車飛快的跑到家裏，孩子阿冰和妻正在搓苞米，冰兒搓不好苞米，我之突然歸來使他母子特別驚喜：『噫！看你爸爸回來了！』孩子見到他這久別的父親似乎有些生疏，小眸子釘着我，但却跑到妻懷抱去了。

我有些強制的抱起這年來沒有抱着的孩子，啊！他的體重增加了兩倍以上，抱到門外走一會兒兩臂感到微許的酸痛，把他放到地下，他那兩隻小腿很快的就跑開了，豬圈前邊兩手搬着豬圈板子，腳登着板子縫兒一蹬蹬的上去，回過頭來喊我：『爸！看——豬』。我怕他摔着，跑過去扶他，『啊！豬，這大肥豬！』我看見豬圈裏的豬這樣自語

着，我又下意識的詢問着孩子『誰的豬？』『我大豬』他簡短的回答。兩口大豬，哼哼的揚着頭看我們，向我們要食。我和阿冰很熱快的順着小道跑向前面的園子裏，他摘一個大紅柿子給我，我一面吃着一面眺望這一片整潔的園地，各種菜蔬綠森森的。唯有地頭上的苞米已經變成金黃色了。寫着『××應分園地一畝八分』的牌子還立着。深深的感覺欣快。

從院子裏傳來喊我們回去吃飯的聲音，一桌豐盛午飯擺在我們面前了，起沙的大土豆，呈着深黃色的麵窩瓜、白菜、葱、辣椒……。妻爲我特煎的雞蛋。人居城市吃不到這樣齊全的菜蔬。鄉間的生活到底是別有風味啊！

午後同妻携帶着孩子起了七壠土豆子，地真好，有的土豆却長有蘿蔔大，七短壠土豆裝滿了兩大箱子。一下午的體力勞動，身體沒有感覺到一點疲乏。晚飯後妻忙着收乾菜，我說『政府正號召，妳的乾菜晒出這大一堆啦！』她說：『這還用政府號召，那年到時候自己還不晒，今年每人要半斤，爲了支援前綫，多打勝仗，我準備拿一斤，剩下自己留着吃。』我有些疑惑，思想一貫落後的她，今天却說出這樣話來。

晚上她帶着孩子去開會，屋子裏寂寞得沒有一點聲響，我閉目靜思。往事一片片的從腦海掀過去——一年前的家庭，是那樣的貧困，每天爲衣食愁苦……妻在家裏那瘦黃的臉上從來見不着笑容，今天妻竟那樣的健康，臉色也紅起來了。原來她也常常去開會，不怪在生產上、思想上，這樣開通。分得土地後，她積極響應政府對婦女下地勞動的號召。由她的勞動改造了我們的家庭，由貧困到豐足，再不受剝削，共產黨給我們帶來的

幸福，今後要努力爲革命工作……。

我正在這樣的遐想，她抱着睡在懷裏的冰兒回來了，打斷我的思潮，告訴我今晚開會的內容：清工、還賬、組織秋收……。

早晨妻在喂豬，告訴我這白脖豬還不算太肥，等新糧下來喂一個時期再殺，反正也不等錢花。棉衣今冬不成問題，那兩口黑豬是和老孫家份養的，過年也能喂牠個一百六、七十斤，用牠過舊年……。

因爲今天是節日，早飯我們吃餃子，以後，我們一同到妻的娘家，老人們看我回來啦，歡喜的了不得！

『喲！十來個月沒見，妳姐夫也胖了！』命令孩子們拿西瓜吃，晌午留過節，說：『前天殺的豬，今年可不像往年那光景啦。小麥早就收到家，吃麵算困難不着，我們分給兩垧地，一點也沒撈着，高粱穗子長的黑壓壓的！苞米棒子都長滿尖兒。』這一連串的話使我沒法回答。他們這喜悅的情緒，叫我沒法形容。

我看到了翻身後農村的新面貌，青年參加了革命隊伍，婦女參加了勞動，生活將要一天比一天富裕，給新社會打下了牢靠的基礎。

午後我們回到家裏，把昨天沒起完的土豆『突擊』出來，爲了更重要的革命工作，我不能再幫助她收穫大田，整理了一下行囊，乘着四點鐘的加車帶着無限的愉快與安慰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工作崗位。

新的氣象新的生活

編者 劉 思 讓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10 000.